



紫栢老人集卷之三

憨山德清閱

法語

原夫無事生事薄福所致薄福所從從于般若不明
故曰愚癡者招畜生報畜生則去餓鬼不遠餓鬼去
地獄不遠此從高而下也若從下而高則由地獄升
至餓鬼由餓鬼升至畜生由畜生升至貧賤人由貧
賤人升至富貴人由富貴人升至學般若人以此而
觀從高而下不過隨順愚癡從下而高不過隨順般
若而般若愚癡初非兩物譬如波之與水耳比來清

平世界忽構此大謗大疑大危雖復邪黨橫駕由理而推亦是我曹日常世出世路頭交遊不甚清楚皆坐庸常坑中憂不深慮不遠憂不深慮不遠自甘坐于庸常坑中究竟所以根不重般若之故是以無端招此疑危今既推根究本知其所由若不等一痛切捐頭目腦髓莊嚴般若境緣順逆煅煉般若捨身受身于出世常爲佛種前茅于世中常爲忠孝前茅如是痛悔如是立志是爲正觀若不如是卽是邪黨非佛眷屬非忠孝種子又莊嚴般若之中唯刻藏一事最爲肯啓有識無識直下易見者無俟吾言

示弟子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能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旣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楊都好學家貧無貲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詹呼之不至哀號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嗚呼一則帝胄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于士庶冀以自達者哉一則貧困到骨猶吞紙實腹竟不廢業今吾

曹藉大覺老人之靈寵家山徧十方衣食可終老不以寸陰自惜而飽食橫眠遊談無根以消白日較諸梁元帝朱鎮南猶斥鷃之匹大鵬也且彼世間之學一期報受不啻漚華空影能精勤克勵置形骸于度外寶學問若珠璣必冀成名而後已吾曹變形毀服割情絕俗爲求無上菩提一生不克則再生再生不克必至于無盡生克則始已而志不逮梁朱譬如求石女生兒層冰中覓火燄安可得哉邇來去古逾遠風俗愈薄出家兒成羣逐隊遊州躡縣上則以爲山水可以益道心終年貪觀無厭中則持半扇破瓢披

一領重衲以爲如是則謂之修行矣下則猶有不可勝言者所謂禪之與講不知是何等味又有一種野狐魔子記得一兩端因果便謂我通講矣學得幾句沒把柄話便謂我解禪矣逆而推之法門之弊一至于此者大抵爲師者最初一念斷不真實爲生死出家爲弟子者最初出家一念亦必不真上下旣皆不真豈有不真之師而能教真弟子哉豈有不真弟子而能親近真正之師哉用是觀之祖道下衰固其所也若幸童真出家卽居名山又得親近諸大耆宿于清涼山朝薰夕炙等閑叱叱鞭朴之間轉常情爲智

光移染習爲淨習所讀者皆佛祖靈篇若不能外形
骸以道自勝積微成著受滴爲海徹已躬大事大報
佛恩則生一日不如蚤死一日也

讀顏氏家訓示修聞

天上五衰未足爲苦人間八難亦未足爲苦至于幸
而爲人乃受女身是則爲苦故諸佛菩薩以女身爲
鳩毒坑爲惡蛇窟鳩毒坑邊不幸失脚慧命立斷惡
蛇窟中不幸共宿毒氣入心雖有盧扁亦難救療是
以古德有言曰寧爲貧賤男子莫作富貴女人何以
故女身爲天下猜疑之本毀謗之媒故名山道場村
墟精舍或安禪講佛子所聚法雷震天慧日光耀諸

佛慈念鬼神護持貧賤乞兒往來求食無有阻礙凡
諸見者生憐愍心起周濟念如有女人暫入道場一
切見者聞者不推其來意如何卽皆生疑卜度人旣
生疑因疑起謗因謗集禍道場以此光輝頓滅法雷
以此消聲僧衆以此人不敬仰譬如毒果一枝三蒂
滋藉而成由是觀之則貧賤男子勝於富貴女人萬
倍無可疑者故女人學道先須審察自己若身若心
有何心行今受此身此身何故致人疑謗于此兩者
推究明白卽知前生心多欲念今受此身此身旣因
欲念而有欲念如花此身如果若欲無果先斷其花

雖然衆生業重習深知而故犯以故鳩毒坑中終難
出離惡蛇窟內甘自長眠豈但女人不能翻身奮出
堂堂男子猶且視之若登春臺不思厭離若真心學
道欲出生死者聞我所言必痛哭流涕莫能自己如
聞之若不聞吾知其驢胎馬腹鳩鴿鳥雀斷一肩荷
負有在然雖如此我豈忍坐觀成敗亦不免發一片
好心爲汝作一種出苦方便諸方便中惟有觀身一
著最要緊先觀我身皮肉筋骨因何而有涕唾血脈
凡諸濕者因何而有凡諸煖氣因何而有凡諸動轉
因何而有于此觀察生路漸熟熟路漸生一旦了知

我身堅者感地而有濕者感水而有煖者感火而有
動者感風而有一一次第還其所感則所謂鳩毒坑
惡蛇窟畢竟安置何處于此透脫不妨以五色糞爲
廣長舌說法度生有何不可難道男子个个三頭六
臂而女人必不若耶某奉讀此言當痛哭流涕精進
做去若不爾者學仁代汝求語亦有干係我尋常開
示女人絕少因學仁哀求多次書此遺汝轉授行持
△凡欲出離生死先須知苦苦若不知不免認苦爲
樂既認苦爲樂矣則終莫返一迷永迷出離何期何
以故蓋不知苦是第一重迷認苦爲樂是第二重迷

因樂不返是第三重迷故從迷積迷迷終不解然女人之苦較乎男子苦更重大若要次第剖析其苦雖以大地爲舌虛空爲口亦不能盡是以女人而不先知苦痛拔苦根則枝枝葉葉長到何時而枯且道如何是苦根若不遠穢汝現前此身便是如直下識破此身則一切不如意事觸將來便不須大排遣自然燒心之火不撲而滅矣

二段俱示女人

大鑑悟後卽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牛頭悟後則曰河沙妙德總在心源百千三昧不離當處二大老皆千古宗師也一則如此一則如彼同耶異耶同

則兩言若反異則旣皆悟心之大老豈不同也哉而黃蘗又曰如兩頭捉汝不著則可以免苦樂形相也如黃蘗所言則兼遮二大老之言而言也以情而觀三老之言似難消會以理通之未始不符契焉夫如來藏性或以空言則一塵不立或以不空言則無法不具或卽空有而言則曰空不空如來藏也大都稱謂雖則種種實而言之卽人各本來面目也以此面目可空可有可空不空所以受名別耳然此面目凡夫迷之瞥然而成三惑聖人悟之頓然證三如來藏也夫三惑者所謂見思塵沙根本無明是也以見思

故則障空如來藏焉以塵沙惑故則障不空如來藏
焉以根本無明故則障空不空如來藏焉余友念公
其高足名曰性藏或以蘊真字之者蓋不知此性有
三藏也如以蘊真之義配于三藏可當不空如來藏
耳而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皆遺之矣余以是知
字性藏者不知性者也或曰大鑑亦言本來無一物
此豈舉一而遺二耶予應之曰大鑑指一隅而欲人
以三隅反也予改以順南字之以含藏識中有覺義
及不覺義故如人三觀圓修則見思斷塵沙破而根
本無明由是終拔也故斷破拔則與藏識覺義冥順

不違違則不覺矣不覺所謂違門也順無明而逆覺
義故曰違門南則虛明之位也喻心覺也藏子果能
遵我言而躬踐之卽三如來藏者可坐証也示性藏

白刃撼胸則目不顧流矢蓋勢有緩急也如榮辱之
與生死事非兩人而緩急先後當諦審所宜直下便
判則諸俗套不煩洗滌而自除矣示弟子

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者良以心術無常憑之有
地故滯有則觸處成乖憑靈則圓照無礙照身則四
大所轉照心亦四蘊所成了其所轉身執自消自消
之照將之照心四蘊無常無常無主無主無樹一任

寒暄本無榮落既觀達此旨逢緣觸境順逆關頭秉
志堅精拚命赤身捱得過便是功夫功夫漸熟會色
卽心色既是心心不防心孤明獨立觸有成功開物
成務卽智運悲不沈枯寂卽悲運智不染塵紛如是
行持由微而著則五十五位真菩提路非四禪四空
可匹也

示王仲素

顏平原死不忘君生平所養張睢陽生猶罵賊死到
不改所以握拳透爪嚙齒空齧固其所也吾曹叅禪
不透蓋無二公志耳如有其志悟道一生可辦

示弟子

心術無常操之由人是故以道德操心者不知有功

利以功利操心者不知有仁義推其所始雖道德功
利發軔不同然皆不外自心但志之所存有殊耳道
德操心則劫奪毀辱無非階地功利操心則榮名尊
寵總是驚媒驚媒汨心神魂常擾况遭劫奪毀辱之
際而有所得也故學道之人于境緣不可意處最爲
大幸于大幸中不生覺照逐境漂流謂之昧心昧心
之人雖日與聖賢同席款接何異盲人頭戴杲日計
爲大夜者哉大都但莫瞞心心自靈聖以靈聖之心
處不可意境時如殘雪逢春自然融化豈待轟雷裂
地然後消釋乎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以玉攻

玉成器殊難良以兩俱溫潤砥礪無功故處可意境
時心境相忘忘則失照雖有嚴師良友痛加明誨翻
滋狎習狎習既成譬猶嬌兒不畏父母心既無畏敬
從何生無敬無畏益從何得故曰逆境面前鎗順境
腦後箭面前鎗易躲腦後箭難防且世道轉衰師友
之風頽然不振久矣所謂嚴師良友者豈易邁哉能
以不可意境爲師友階地則何往而非嚴師良友也
△情識浮沈乃致四大增損能智光獨露虛恬回溯
縱有宿滯無有鼓者焉能作害並示中
甫病中
男子家頸腰有鐵非道義所鑄豈易屈伸既屈其身

心光不剖如雲覆月幽蔽精神於是非曲直之間好
惡升沉之地弗能挺然獨立知而甘昧一息不來杳
成千古滯魄悠悠出期希有可不哀哉何不踢翻窩
臼頓斷情根若利若害若逆若順惟心光炳露等視
浮雲一朝願克笑傲家山顧不樂乎示賀
知忍

聖凡無窮依正無盡升沈萬變情與無情卒不可以
智識知算數了然皆以名言爲體也夫何故蓋有名
必有義有言必有意所以聞水火之名則濕之與煖
不待召而至矣聞毀譽之言則喜之與怒亦不待召
而至矣知兩者之如此則凡凡聖聖正正依依實外

名言而不可得也噫名言不知果何物哉而依正聖
凡皆以之爲體故居其室出一言善則千里應之出
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由是而觀凡立名立言苟不
端正其原見理之澈莫若不立無遺禍也故曰名言
也者迷悟之紹介也可不慎乎

或者以趙州無字爲話頭歷年旣久自以爲生死順
逆念卽話頭話頭卽念無往而非一片或者又聞而
舍然大笑曰彼若果能話頭一念打成一片面目自
然殊乎常人眉宇間光霽若清風朗月使牛馬雞犬
觸而悅之況人乃萬物之靈者乎此等語當與愚者

道不可與智者言大抵叅禪之訣心地果然順逆成
片則悟在旦夕之間矣今人看古人機緣猶泥人摸
象手無知覺安知象之肥瘦哉嗚呼此等人以名聞
利養爲膏肓之疾以生歿大事付之馬足間者也楞
嚴經曰大妄語成墮無間地獄非此謂乎

示弟子

凡人子報親之德生供三牲歿獻萬肉不過特重其
黑業耳奈世俗冥盲卒難諭之正理且順其俗習快
其眼前聖賢知其習不易化權與之浮沈陰以理折
其情密爲調攝功以力充則習自化彼受調者亦忘
其所以然矣故禮五易而同俗人之慶不賀喪不弔

此聖人之苦腸也雖然苟不以無上慈光燭其幽爽則滯者終付之於無拔矣又豈人子人臣之本心哉夫欲燭其幽爽莫若爲人子者淨自三業爲亡者持毘舍浮佛偈最爲簡益

示弟子

夫禮者身之榦也榦而不端其餘雖多惡足道哉自大覺應世迦葉而降雖宗教支分而禮則一耳大人俱沒典刑廢弛凡後塵之徒莫識大體不以端榦資本惟競浮華所謂榦者摧折盡矣汝等念報佛恩束力于茲凡見晚進未識大體者切慈勤獎勸之使其榦端則本華根固則本壯毋愛人以姑息宜愛人以

大德是以遠別近聚晨昏相見務要行列弗苟長幼有倫先後據禮勿得恣情老漢浪跡江湖足音半寰中矣在在頗多感觸故草是語出家者旣然在家者寧獨畧是乎哉密藏侍吾至勤但觸名分紀綱猶多汗漫況其他耶仲尼曰必也正名乎蓋名不正則分不定分不定則禮不可立人而忽禮尚弗敢況爲佛弟子而不端此則剗染奚爲

示黑白諸弟子

元石問曰陸老先生當今大居士也精勤大道已非朝夕今以年老抱疾而曰念佛持咒并參祖師機緣俱不得力則一生辛勤幾于虛費其所以不

得者何故弟子於此深懷疑悶乞師開示以爲將來修習佛乘之鑑

子發此問不惟直陳自疑亦開獎黑白深矣夫禍福莫烈于死生真僞難逃于所忽此老金湯法門有年數矣凡觸利害關頭不以世情生顧忌惟知護念大法苟非內有定見重以多生願力冥顯相資孰能臻此哉且好名之心賢者不能卒忘今抱疾頽然而臥卒然而問忽然而答譬如晴空霹靂旱地雷鳴可與智者道難與衆人言子當默而痛思必自知此老用處子不聞青山白雲漱石枕流二三十年抱寂枯坐

設偷心未空皆爲大障我如是而問彼如是而答有偷心耶無偷心耶有則決不能如是而答無則實念佛持咒叅禪三者俱未得力願子再深思之或恐自

見

答吳元石

身有大身有小身心亦爾以大身爲身者則能挈天地整萬物以小身爲身者能則周旋一家不能則一身尚不遑理況功名事業哉然則大身吾固有之或者迷而莫覺小身乃四大之假合假合則非本有旣非本有翻堅然執之而不化是以見有可欲卽大心昧矣大身失矣夫大心者智周萬物而不勞妙洞象

先而非始蓋有始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惟無始則無
生無生則無滅光貫十虛靈達三際處方寸而包空
彌太虛而入芥故曰談禪而言空者乃談者之陋也
雖然較以五尺爲軀方寸爲心認一漚而背全潮高
培塿而忘泰岱者則勝多矣余生余生痛惜時陰卽
夜繼晷勤勤補鈍緣文字之階級究佛祖之心髓理
精慧開以特厚爲炭扇以慚愧之風信火熾然勇而
能恒則鑄小心爲大心化小身爲大身譬如投片雪
于紅鑪擲殘冰于春海復何難哉示余生
佛法雖大大于衆生之心若離衆生之心則大無本

由是觀之則大乃衆生自大耳故發大人之心者爲大
人不發大人之心者便落小人中矣今汝發此大心惟
貴恒之故曰立心不恒凶恒則吉不可量示元信

中國微言不越乎六經西來大法寧出乎三藏至于
莊老之書亦不可不讀者此古人博達君子之所務
也是以白首窮經然燈精法代不闕人雖求之于紙
墨十年之功不若求之于心性一朝可敵也王安石
謁周茂叔一謁不見再謁亦不見安石怒曰我自求
之六經亦可得之何必卑卑求人乎自是讀書徹旦
少睡卽嚼石蓮以破昏及其學問大成至于入叅大

政自謂孔孟不足多致君堯舜不足難慨然以經世自負一切賢才程能獻策皆不合意唯恣執拗俱逐之究其初心志非不大學非不博心非不遠卒于壞宋元氣而自招不美之名大都學問雖淵博于心法不會妙悟一番譬如學大匠者規矩方圓曲直非不了了而疾徐之節未應手故不免斲手之患耳規矩方圓法也疾徐之妙心也執法而不妙悟自心能成大器未之有也無論若儒若道若釋先妙悟自心而博達羣書謂之推門落日自然之妙用之出世則謂之最上乘以之經世則謂之王道此真學真才也再

次由博而約博則學耳約卽心也此又其次也至于讀書雖多臨機無用如葉公畫龍望之非不頭角宛然遇亢旱欲其雷雨無有是處故先約而後博禪門諸祖十中七八先博而後約自古及今一切座主十中一二耳佛者旣然儒老之徒大抵亦皆如此于約言之此心愛人卽仁施仁得宜卽義於義合節卽禮于禮通變無滯卽智于智誠恪克敏卽信以此觀之五者妙用本在吾心而不在于書也且道一心不生僧耶老耶儒耶於此直下廓然無疑在儒謂之真儒在老謂之真道在佛謂之真僧不然則皆聖人出而

大盜生賊物現在據款結案罪難免誅誰敢拍大妳
誑嚇小兒故學問量人根器斤斧隨機十人十成反
是成希矣汝自今而後當先熟永嘉集勿讀註次則
讀肇論再次則讀圓覺已上既熟當熟四書白文及
老子道德經則六經三藏若博若約工夫成熟自知
好惡矣或曰王安石乃宋之大儒韓生乃刀筆庸吏
以此教之未必能克始克終我未敢保余則應之曰
我聞師子捉香象全力捉兔亦爾或曰先日量根器
以教人則成者多不成者少以前語照之無乃自背
乎余曰背不背量不量亦自有妙處非子所知勉韓生

大凡男子家出世一番斷不可與草木同腐與畜生
同養必須垂芳千古光照大夜若因循度日無所長
進豈惟草木畜生已乎大不如遠矣草木可以充薪
爨畜生可以供庖膳由是觀之人爲萬物之靈飽食
煖衣垂死而無所成就則不如草木畜生明矣汝初
見我于燕山無梁寺今日又遇于茲則汝善根靈種
殊不淺也然汝父母愛之太過汝又賦性精悍且多
聰明若克明心法薰炙聖學則後之望汝作大法城
塹或未可知自今而後變習氣須從憎愛關頭拚命
做去惡其人必須知其美愛其人必須知其過此三

個須字能負荷擔得長久世出世事畢矣永嘉集天
下奇書文簡旨豐熟此則大學中庸骨髓無勞敲打
自然得矣世人以爲教迹不同妄生分別見小而
大識近而不遠執粗不詣精所以心法微耳此書既
熟當熟七經白文一切對句自今亦不必屑屑待諸
書貫通之後方始聚精會神一兩三月天機所動自
然水到渠成如此發軔必出人頭地反是逗落俗格
挽之卒難可畏可畏茲焚香燒燭于大聖人之前以
此囑汝汝須珍重囑傳
爾庚
香滿金鑪花滿瓶此一句具無邊三昧故陸巨大夫

取正于南泉曰肇論甚奇天地同根物我一體南泉
對曰庭前一枝花人雖見如夢相似大夫罔措天花
道人偈曰香滿金鑪花滿瓶余乃順水推舟亦曰此
一句子具無邊三昧妙喜有言若是真將軍何須武
庫中取刀殺人赤手空拳可以却敵余今卽此一瓶
花一鑪香布一箇漫天大陣以虛空爲鼓以妙高爲
枹搥而進之管取是聖是凡剎那敗績故曰權衡在
手生殺自由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
卽神旣曰觸事而真無相者虛空有相者天地六塊
之間殊形異狀有情無情若愛若憎世出世法道雖

不同總謂之事所謂真者在七經百氏之書未始不
具至于般若靈篇華嚴上典相爲表裏古人有言禮
樂前驅真道後啓卽此言之會萬物歸己者書無內
外理無精粗都來一片心光曾無別物此片心光在
大學卽謂之明德在中庸卽謂之天命在論語謂之
仁謂之孝謂之政種種名目標榜不同而仲尼所答
弟子所問問者器有方圓答者水本無常水若有常
安能順器方圓聖人有心安能應事種種恰好大道
無情運行日月雲雨無情普滋萬物此心孟子用之
祖述周孔集義成浩此氣在春秋則折衷是非在周
易爲太極爲八卦在書爲允執其中在禮經條貫品
節皎如日星在詩情動於中天機觸發歌咏不足則
舞蹈之此心在樂爲韶爲濩昔孔子在齊見牧牛童
子視端而目正喟然嘆曰此必聽韶樂而出者也丘
驅之晚矣且道韶之妙何如乃令牧牛童子聲入耳
根神凝方寸天花道人當下知此則四海雲濤千山
松韻未嘗非韶樂也此樂在法華謂之實相在華嚴
謂之四法界在楞嚴謂之大定在圓覺謂之大光明
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實相在悟謂
之禪在制謂之律在辯謂之論天魔不能沮風火不

能壞貫萬古而長存故曰經或曰汝這老漢舌頭雌黃不准將佛法世法攪做一團使後人標無所宗派無所辨不亦過乎余應之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有土有人有人有法有法有內外有聖有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甚攪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情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儒縛在老被老殺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絀絹從荆棘林過相似拈得這刺那刺又入拈得那刺這刺又入刺刺牽制竟不能掉臂而行你這尿牀鬼子自家絆倒在荆棘中爬不起來反來攀條引例要我

同受此苦我非呆子肯聽你言作顛倒去古人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是魔說是以佛祖真子乘願而來可憐可佛至於種種異道隨類利生如水銀墮地顆顆成圓與穆與穆汝若悟此便曉得香滿金罇花滿甌此一句具百千三昧也若未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無二致情生智隔橫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物哉以風激之名爲波少頃風息名爲水風喻妄情波喻妄色水喻妄空旣皆曰妄何必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爲琉璃魚龍認爲窟宅餓鬼怖爲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

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尚不有安得有四空卽是色
空不可得色卽是空色不可得空色不得誰辨空色
有所有能所忘能息若有辨者所忘能立所忘能立
虛空可以有骨兔角可以爲杖龜毛可以繫風余共
天花道人昆季等慧炬光中饒舌至此噫聊城月卽
燕山月光照天池色不同再聽香花童子偈塵勞卽
是法王宮

示典
穆

離一念之前者則刹那不可得離刹那則十世古今
不可得是以微塵頓剖大經現前大經也者豈惟釋
迦如來之根本法輪亦是過未諸佛根本法輪此輪

吉水曾乾亨不知何處持來施與廬岳黃龍寺心悟
禪人悟復施與潯陽邢林學達觀道人聞而異之遂
命悟卽持此輪現與林學且囑之曰此輪若不有方
山長者轉運發揮則大經微塵豈易剖哉嗚呼華梵
緇素自漢明迄蕭梁隋唐之世特羣拔類登覺苑而
稱雄者代不乏人惟是根本法輪以無師智自然智
根本智差別智四智縱橫首尾鈎鎖卽近示遠卽大
示微果樣高懸普使初心曉達取法啓圓因期圓果
而因果不能籠罩是以大心凡夫一蹴龍門頓入智
海手把猪頭戒珠光淨違順莫測魔外聞之而心驚

二乘觸之而習化舍我長者其孰能之今長者棲神之地造輪之龕荆棘叢生狐干喧擾安得如宋丞相商英張公者乘願輪爲我光復之則某心死矣三敬無忘斯囑

囑刑
林學

能所兩義出苦要門入苦嶮路皆此也以能所角物我恣情識則爲阿鼻前茅以能所宛轉觀身身爲所觀心爲能觀所觀者若無能觀爲之主宰惟血肉匡殼耳烏有所謂知覺哉旣無知覺於我何有咄以智

治國國之賊

示弟
子

汝生前以耳見我相貌卽今汝以眼聽我說法聲音

此汝多生善根所致遭此清勝因緣汝若當下會得我一句兩句豈惟覓女身相不可得保汝神超淨土不難若會不得此段風光汝當用心諦聽女身過患之苦天上人間五衰之苦地獄之苦飢寒凍餓之苦求不得苦脫不得苦苦雖無量不能盡說要而言之諸苦之中女身最苦未知人事時雖苦未深重纔知人事時折旋俯仰進退屈伸一動一止忌諱千端回互萬種高不得下不得輕不得重不得舉步少高坐處少低言語聲重莫非都是回互自家一段本來真實光明都被這些忌諱蒙蔽了我如此開示汝只要

你舉一而知十。因有言得無言之意。汝若果知苦意。卽曉得千條毒蛇纏身不甚爲苦。無如被這肉塊子。假模樣籠罩羈係。無片刻露光明處。汝曉得我開示。汝意頭必然悲徹。心魂發大誓願。汝若再受女身。寧受碎尸分骨之刑。斷不再受此女身。何以故。碎身分骨之苦。不過一兩箇時辰。挨過了。便罷。此肉塊子。帶累牽纏。積情縛愛。從無始劫來。牽制於今。猶不痛醒。假如現前子死身喪。這一條情根。綿綿愈固。千劫萬劫。只是割不斷。這割不斷處。苦根深厚。稍無福力。不知又落在那一類中。醉無明酒。遊恩愛園。眠臥火坑。

鐵牀豈有了日。我此等語。無半箇字是假的。若半箇字假。我舌根當破。諸佛菩薩亦是說謊的。了你仔細思量。諸佛菩薩肯說謊麼。我爲甚以舌根自誓。恐汝信不及。汝若信得及。咄。五漏身中。荆棘種。彈指蓮開。極樂池。雖然如是去路。尚遙看汝丈夫。徐琰分上贈汝。一千般若金銀。定使汝頭出頭沒。無有乏少之苦。

示亡靈
白氏

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世不患之。蓋以飲食男女之欲。醉之耳。如稍省之。雖至愚亦患之。況智者乎。雖然有其病。必有治病之方。方得而能力治之。則患不難。

也敢問其方紫栢道人舍然笑而應之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四句偈此古佛之遺方也若能誦千萬遍則死生之根不待拔而自斷矣

示張茂才

未生已生是異是同異則未生已生定不相卽同則未生已生初非兩事如何有常無常會而難通果定不相卽則未生離已生而得名已生亦離未生而有號同而究之異而推之常無常義終無歸宿謂之有名無實豈有真勝義諦有名而無寔乎

問懷慈常無常義

心神泊感慨卽鴻毛飛前橫以爲大鵬垂天耳又烏足應他事哉故曰能平險阻能知險阻有以乎

示元信

黃帝有二十五子或有姓而無名或有名而無姓或無名姓以山川封地而姓名之皆以奇功茂勲而定氏族卽我釋迦牟尼如來降生神竺國敝屣萬乘而苦行六年得無上覺道自是世有佛焉及說法度生世有法焉迨憍陳如等剌染之後世有僧焉然僧之種族有利帝利種有婆羅門種有首陀種有旃陀羅種惟我世尊本剌帝利種姓釋迦嗣佛而後無貴賤凡剌染出家者皆以釋爲姓如四河入海同名爲海

耳至梁大通年間達磨航海東來爲震旦鼻祖旣而宗分五派派各其源有號臨濟宗者曹洞宗者馮仰宗者雲門宗者法眼宗者若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總十六字天下謂之臨濟宗派予慮十六字歷世易窮從真字左駢岔十五字曰真法元在解契恒靈大吼雷音慈門師子右駢岔十九字曰真三聖秀昌原遠茂勝光日月昭萬古嘉福佛運長自今而後旣橫抽兩枝凡我弟子應宗嗣之不遵者不孝

法派宗派說示弟子

根塵識三者全謂之人或謂之餘於是三者能洞然

窺破則當處不見有全人矣凡一切榮辱死生皆刃也欲使刃之不傷莫若不見全牛爲嚆矢耳蓋刃不傷牛亦不傷牛若不傷而牛本不全則刃之游亦寓言也嗟乎以神爲刃游于象先太虛不到之地亦可以宰制矣況有形者哉

示元復

牽近縛滯近塞縛則纏綿難解塞則壅遏不通是皆無生之理不明緣生境界成熟也殊不知無生緣生初無兩條在衆人則謂之緣生在聖人則謂之無生緣生則身心鏗然無生則性天廓徹卽此而觀外身心而窮性天管取終古不且故曰牽滯不難破難在

於窮理窮則無往而非高明矣高明則自然事到
卽了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無他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觸處無昧耳
大都牽滯習重病欠明勇明則觀照精密勇則不墮
現行鑄情而復性子其勉之

再示
元復

大凡學道人一切都不障礙只是奈何自家身心不
下却難果然真正男子直下究竟此箇身心是我的
身心如何却奈何他不下畢竟要見障礙在何處這
些子實能覷得破十方諸佛底鼻孔卽是民部底鼻
孔儻卒未能薦得聽貧道醉夢中說一上葛籐與民

部聽去此身此心若要將就奈何他當觀何由而有
此身何由而有此心蓋此身不過四大假合此心不
過四蘊湊成地水火風謂之四大受想行識謂之四
蘊卽就民部皮肉筋骨種種窒礙的便是地大痰唾
血脈津液便利便是水大徧體煖熱之氣便是火大
動轉助民部趨走運用者便是風大或謂舉動運轉
皆是心力與風大何與殊不知中風的人要舉手舉
不得要移足移不得難道他豈無心力如何手足宛
然竟不依他使喚蓋闕風緣故也此四件合則有身
不合則此身何在民部於此切須諦觀我身之四大

與外之四大是同是別外四大者脚下踐履的謂之
地大眼前九江流的水便是水大日常竈裏燒的燈
上點的及一切日色暖氣便是火大長江送客帆飽
如飛林木動搖浮萍聚散便是風大此與民部別則
民部此身又從何來蓋我之四大必感外四大而成
此四大開而言之謂之五行合而言之謂之四大自
古至今並無一人不感五行而生者豈民部獨離四
大而有此身耶此與民部同則內四大卽是外四大
若卽是外四大者豈有有智之人認踐履之士九江
之水竈中之火樹頭之風爲自己身耶雖至愚之人

愚不到此況民部高明者乎於此粗粗會得身相卽
輕身相旣輕便把死生窠窟子踢翻了也死生尚不
能動其餘榮辱愛憎又安能動得此是學道人世諦
中討便宜的方子果然依得何累可干惟四蘊道理
較之四大推察審究抑亦微矣民部於此遇境逢緣
時憎愛念起諦觀此念從何所起若從我起未逢緣
時如何不起若從境有無我亦不能起兩端合而能
起者先推於我起不可得於境起不可得豈有兩不
可得合而能起耶這裏民部瞥然省得雖不謂之了
當生死海中救得一半四蘊者何領納前境謂之受

前境者何前所謂逢緣遇境時此境便是前境此受
離前境亦無所得受既不有想又何來想既不有行
亦何來行既不有識又何來蓋是因受所以有想籌
量卜度謂之想想善惡未定忽遷於善忽遷於惡往
返不定未能決了謂之行行遷流也忽爾判然決了
是善是惡毫無所疑謂之識雖四者用處不同究其
所由必因受有想因想有行因行有識此非強配乃
自然之勢自然之理也貧道上來胡言亂語不過教
家糟粕未是衲僧活計卽如古德問僧卽心是佛乃
是頭上安頭離心是佛乃是斬頭覓活民部於此討

得个分曉不要取信於人自家直下透得自然無纖
毫疑的影子此是衲僧的活計猶不是衲僧的巴鼻
且道如何是衲僧的巴鼻五老峯前雲去來等閒觸

着民部鼻

示于民部

法名之重重于大寶大寶不過一期之極貴法名則
由名得義由義會理由理行道無阻矣以無阻之梯
便能直登道岸得登道岸始謂之德故德者得也嗚
呼道德無古今而包古今所以得之者雖匹夫非窮
也不幸而失之卽王天下非通也況官乃中人之蘧
廬乎又法名法親與俗名俗親斷不可同日語者以

俗名俗親形壽盡更生別姓豈可以今世之名姓拘
之耶故得宿命通者長劫一刻也而一刻之中罪福
形影昭然在目若弗更生耳三定毋自棄勉之

示三定

鐵鉢雖堅彈之則鏗然有聲清亮幽遠達耳心空萬
曆癸未與汝雲間南禪寺相別去歲於清涼山坂忽
得汝書開而讀之知汝於此个門頭得一隙之明矣
我甚喜歡南禪親近我者頗亦不少而寥寥五七年
間無一人寄音言此觀旨戊子孟夏汝又無心同堅
默大變之際請益聊城傅居士紺圃齋中逆而思之
今昔光景如懸寸鏡影像了然且四月朔日復汝落
草之辰叅陪諸上善人香燈光中同音異口勤禮水
懺洗滌前生之垢浣潔此世之塵轉罪爲福轉愚爲
慧大是好事亦當自知慚愧無負已靈努力精進必
以悟爲期了達自心作箇末法中李龍眠以筆頭三
昧發揮自心光明莊嚴三寶報佛深恩大抵根無利
鈍發心真而精進猛卽得道快當知發心不真力行
不猛雖天資高邁聞見博極亦徒增知見培植我相
根耳反不若老實頭人多矣汝奔走四方孤蹤萬里
弔影旅邸不過以父母在堂妻屬在下衣食之費大
不可緩者將一片精神不辭飄泊博些供給以充甘

盲亦是爲人子大關頭處切勿懶惰負青春辜白日
使父母生憂妻屬擔慮此點念頭便是自心慈悲三
昧如來放光照世也此光不昧雖出魔入佛皆汝道
場行履處亦當衣食供養父母豐潔爲盡心又當勸
父母生大信心於佛法中立決定信以娑婆爲毒瘴
之鄉極樂爲安樂之窩盼時盼日惟望一旦生彼國
土親近彌陀奉侍九品菩薩汝能如此供養父母雖
曾參之孝不可異同言也汝不見堅默一歲之間兩
子繼歿妻妾續亡違違道途持四喪南歸卽聊城傅
氏愛女亦繼堅默乃正而亡金沙文卿皆我法門骨
肉俱遭此傷心不如意事以俗情言之固可痛恨以
法眼觀之安知諸亡者非菩薩示此無常光景使汝
曹生恐怖心悟世非堅或未可測此段因緣汝還家
日近當白於父母使其亦生恐怖於西方生決定信
心何異戰陣而搥鼓鼓所以壯兵氣旗所以一衆目
卽如無常爲旗鼓一衆生信心一般上根之人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聞聲便悟見色卽明亦是拍盲榜樣
豈待搖唇鼓舌說文字禪乃開悟哉峩眉山行期迫
矣想盤桓不甚久也我初彈鐵鉢作聲時卽壯行色
法炮耳汝輩聳達耳根竟不省悟則眉山歸日長進

不長進未可定如聞如聞當自克責勿逐流俗珍重

示如聞

吾以興嚴命汝其意甚遠不可忽而不深思之嚴之義極廣聊舉二三示汝嚴心以悟嚴身以德嚴身心以問學三者苟不廢我言凡百所當嚴者得其綱矣我書此戒汝推汝父教爾庚而來汝今雖則年少未知所以至於長大終必知也噫種樹方高寸年多成

茂陰

示典嚴

衆生橫計封蔽本心是故於全體作用中疑而不能用也余以一指屈而問如聞曰見麼曰見此外見麼

曰不知余喟然歎嗟久而示之曰我此指一屈一切聖凡一切依正無有一法可伸者豈惟此屈如是法法皆然如一念生則盡虛空界俱生無有芥子許空隙可容滅者滅亦如是故維摩謂彌勒曰一切衆生皆如又文殊對維摩曰居士我不來相而來若初有來今則不能見居士矣由是言之則不來非來來非不來明矣惟諦了自心者情見漸破于此法門通得一法而法法皆了矣

示如聞

從古至今大都學道不成者往往奈何自家身心不下是故生死愛憎交加紛擾靈臺渾濁片餉不得清

寧總不知生死何招愛憎何成雖復奔波湖海尋真
覓訣爲治身心或從眼中看得來的耳中聞得來的
攢頭相授依憑扭捏又有靜中得少光景卽爲究竟
長年終日弄鬼眼睛鼓粥飯氣自家身心毫釐竟治
不得設臨顛沛流離之際逆順是非之場依舊生死
浩然憎愛滿腔紛飛搖蕩方寸中如着芒刺相似此
蓋不知自身自心來源旣不知身心來源卽此身心
障礙不淺如是不啻湮做去豈惟大道終難悟徹了
當日用中敢保從生至死未夢見安閒在何則不知
身源則見有身見有身故則受身累不知心源則見

有心見有心故則受心勞肇祖云勞勤莫先於有智
大患莫若於有身豈欺我哉且道身心來源處現前
此個軀殼子不過四大合現前分別了此點妄心
不過四蘊攢就衆生顛倒妄以此身爲身此心爲心
塵沙劫波淪墜不已改頭換面如火傳薪蔓延無歇
大丈夫真心學道何不猛着精彩拍胸自判發一片
決定心志直下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逢緣觸境從
朝至暮綿然無間歡喜也如是推煩惱也如是推推
來推去工夫純熟一旦身心廓落蕩然虛明到此境
界畢竟喚甚麼作身心喚甚麼作生死愛憎德修果

然擔荷得真做得不惟成佛有分學仙有路管取參
禪門中亦推爾不出德修聞此語不免疑他成佛成
仙到參禪門中皆是未事殊不知禪門向上巴鼻諸
佛猶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巴鼻十方諸佛在
何處盡在驢胎馬腹中示胡德修
一切衆生見身可得是謂愚癡認知覺爲心是謂愚
癡且道愚癡現前般若在什麼處仰勞大衆助稱摩
訶般若波羅蜜多繞靈三匝且道般若現前愚癡又
在什麼處少江若於此聲中了得過去心不可得現
在未來心不可得咦門前流水長無盡無限魚龍唱

鷓鴣

弔沈少江居士

孔子沒發揮孔子者孟子一人而已夫何故蓋孟子
得孔子之心也孔子之心當如何求求諸孟子而已
欲求孟子之心者求諸已而已自心旣得孔孟之心
得矣自心如何求當於日用中求也日用間人欲雖
衆不出逆順昏昧放逸而已何謂逆凡不可意處皆
謂之逆順則反是何謂昏昧觸道義事聞道義言不
聳然奮爲因循廢棄皆謂之昏昧何謂放逸讀聖賢
書全不體認做去見善人君子畧不收敛情馳欲境
神思飛揚不生自返之心皆謂之放逸汝等於此四

種關頭挺然精進做去卽經綸宇宙整頓蒼生收功當世垂芳千古尚且不難況目前一第哉然求此放心貴在知心起處起于道義竭力充之起于不道義竭力制之制之之要又在先悟自心自心不悟雖強然難遏矣必於穿衣喫飯處飲食男女處迎賓待客處屙屎放尿處百凡所爲務審此心爲生於我耶生於物耶若生於我生於身中耶生於身外耶生於身中如何不見五藏生於身外則與自己了無交涉如他人喫飯我必不飽也若生於物無我應之心本自

無若無我應而物能生心則擊鐘磬於木偶人傍胡不見其生心耶心雖變幻不測出入無時然不出物我之間若離物我求心卽如撥波覓水也若卽物我是心又成認賊爲子也離不是心卽不是心畢竟如何是心於此叅之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而悟則孟子求放心效驗不待求于孟子矣

求放心說
示弟子

汝見之與虛空者皆徧滿十方界不可揀空出見揀見出空蓋空之與見必相待而有者故曰空見不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者空不自有必待色顯故曰有空無體見不自起起藉空塵率爾照境如鏡照像初

無分別故曰有見無覺此屬現量微涉覺知則墮此
量矣示次

喜怒未形性本圓滿喜怒既形所發不過不乖未發
則謂之和微有所偏則謂之不和和則吉祥駢集不
和則萬戾勃興與小人種種惡類同一所習所習既深
萬戾勃興則與小人種種惡類同一所習所習既深
雖以天地爲鑪陰陽爲炭造物爲力毘嵐爲鼓鞦卒
難陶化矣於是大覺借空水以洗之夫衆生所以爲
偏戾者不過飲食男女耳得其正則爲吉祥不得其
正則爲咎戾咎戾則所召惟苦苦則精神惶怖魂魄

顛倒殊不知喜怒未發者與吾佛祖同然故戾於嗔
者爲脩羅戾於愚者爲畜生戾於慳者爲餓鬼戾於
惡者爲地獄惟天之與人吉以十善五戒耳此所謂
六道者也然爲天不覺亦可以爲人爲人不覺亦可
以爲畜若是衆蔽非以空水滌蕩欲復其真未之有
也而不覺有三一則見思二則塵沙三則無明凡血
氣之屬皆坐此三者所以不得聖道於理不徹於事
不融於道不妙徹則無往而不達融則無事而可礙
妙則統空有而無累如是現成妙用各各圓滿今吾
人日用之中好惡積億人我山高順之則歡然而悅

逆之則勃然不快喜怒旣生靈臺卽昧靈臺旣昧見色卽受色迷聞聲則被聲惑若香若臭甜苦澀滑好惡影子斯皆由塵發知知迷成戾戾則乖真一塊圓明六識破碎旣爲識矣計身爲我男女相誑飲食相滋情波浩浩漱泪靡常於臭鬪髀上妄想穽中作種種惡露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幽繫長劫變易形骸升沉萬態苦劇難言若人或遭蚊蠅所咬尚側掉而不安聞是劇苦而心不動者謂之最靈可乎以要言之一切劇苦始於不覺以不覺故於無身中妄執有身於無形中妄見有心旣見有身心則堅者不覺是地

濕者不覺是水煖者不覺是火動者不覺是風受者不覺因境想不覺因受行不覺因想識不覺因行故堅固執着能所八法于死生榮辱得失關頭小有所犯則心魂惶怖毛豎骨寒此無他病在不解以堅歸地以濕歸水以煖歸火以動歸風以受歸境以想歸受以行歸想以識歸行耳能力歸之則不覺成覺矣然正歸之際且道尋常所謂身心者畢竟何在於此洞達則可轉萬戾而爲吉祥化和而爲中和身充八極而無患智周萬物而不勞此觀之門以空爲路千里始步空非是道道卽家山且道窮子還鄉唱誰

家曲調嘆剪燈不借傍人力儘有餘光照十虛示元廣空觀說

在立則如候大賓在輿則如朝至尊此兩句書如不

動舌根囫圖吐出敬容來善則善矣猶未盡美咄一

片心光恒不昧虎狼羣裏總春風示吳元石

任運徧知光本無待忽起分別能所亢然矣今一切

衆生欲復無待之光苟不從有待之中立大志發大

心則本光亦不易復何故良以有待之知惟周六尺

六尺之外隔一紙則杌然無知矣寧惟六尺之外隔

膜而不知卽六尺之間如髮毛爪齒之屬亦割剪而

不知也如吾曹求無上道爲卽用周六尺之知求之

耶不用而求之耶若用此求豈周六尺之知能求之

哉若不以此求吾曹脫廢此知卽等木石求無上道

若此可求則一切無情皆能求道矣故曰學道之人

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識神卽周六尺之知耳如

外此而求又坐無情求道之難卜示卜郎痛究之

夫心不以理養則所見弗靈猶魚不以水養則所長

非龍至人知此兩者必須交相養而能事始畢故奉

塵刹而不厭勤循一真而非醉寂雖然初不以空寂

爲自已不免受七尺之累不以靈知爲自心不免被

攀緣之牽空寂故則死生禍福之橫來如雲觸石靈

知故則好惡公私之倒置如風遊空果有志於大事
此兩者忽而不痛痛而不恒恒而不化則繼往開來
聖賢之種子斷矣若然者則天地萬物皆失依怙也
豈有是處示法鐘

昔毘耶城中有維摩居士以病說法度無量衆今桐
廬先生亦以病說法能度無量衆乎若不能度無量
衆則爲病所轉佛言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我則曰若
能轉病卽同維摩如不能轉則維摩鼻孔在達觀手
裏雖然且道此病從堅煖濕動有耶離四者有耶若
從堅煖濕動有此病者則堅屬地大濕屬水大煖屬

火大動屬風大彼四旣各有所屬則此身果有乎果
無乎有則病乃有地無則病根何在先生趁此時節
須究病根所在則生也好死也好不生不死也不甚
奇特卽生卽死也無不是好事噫身爲苦本何須說
四大分張病屬誰示項居士東源病中

夫鐘不撞鐘撞不自撞人不引人鳴不自鳴聞不自
聞是須三合而後鳴五合而有聞此衆人之情也殊
不知離三求鳴離五求聞三各無鳴五各無聞各旣
無鳴無聞豈合三五而有鳴聞哉夫合三五而無鳴
聞則鳴鳴聞聞果有鳴聞乎果無鳴聞乎於此洞然

了知則妄不待窮而自窮矣。真不待契而自契矣。妄窮而真契。究其功能。非大圓爲師。非撞爲士。非人能引。則吾曹卽緣生而入無生。功何所自耶。然求功於鐘撞。苟微其人。則鐘之與撞。不能自鳴。苟微鐘撞。則人不能作鐘鳴。往復推求。求功於鐘撞。微人無功。求功於人。微鐘撞。亦無功也。惟其能所無功。功無有待。功旣無待。謂之無功之功。無功之功。先聖謂之內紹。有功之功。謂之外紹也。嗚呼。昧三則有鳴。昧五始有聞。如鳴不昧三。聞不昧五。則鳴鳴聞聞。本無能所。故無說而說法。法豈有盡耶。倘逢緣不薦。必根境抗然。

因成失照。則不免流入相續相待。故曰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然坡公身爲宰官。而說法自在。若夜光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而衝突自如。竟不可以四隅測也。渠不得事不成就。三昧理不成就。三昧則不免口縫纔開。事理鈍置。或者謂東坡於文字禪說法多理障。吾知其未夢見坡公在也。釋東坡法雲寺鐘銘示元一

夫鐘懸而無撞。撞有而無人。則鐘與撞不能相鳴。必三合而鐘始鳴。故鐘未鳴時。聞不自聞。必資鳴而後聞。鳴與聞并前之三者。非五合而後有聞。則缺一不能聞。可知矣。五合而後聞。聞果有聞耶。無聞耶。如有

聞聞應有五如無聞則何殊木偶哉惟聞而無聞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聞則聞無所在聞無所在則眼與鼻舌身皆可聞也豈耳獨能聞耶若然者則正聞時聞本無聞聞既無聞謂鳴有無者非也嗚呼衆人擾擾束耳能聞則大圓徭然臥士擊撞謂之無聞可乎然無人引之功則兩者無用雖藉人引若微兩者人亦何功互而推之皆非有功非有功故無所不功如是則大圓廣長舌相徧覆十虛說無盡法然非以眼聞之誰領玄旨又臥士與人卽舌耶非舌耶卽舌則舌不撞舌非舌則舌不能徧古德有言曰喚作竹篋

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今窮舌相於是則舌相又翻成竹篋子矣由是而觀則不免礙塞天下人去也故問關吏可否者未過關者也如慣過關者自能掉臂而行肯復更問耶如未過關謂聞非聽謂聽非聞何異宰割虛空爭其多寡而擇其肥瘦耶

示元一

四方上下謂之六合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以爲方決不可易根決不可紊則謂之衆人是不知方生於無方根生於無根設知之則方之與根果可易耶果不可紊耶雖然惟聖人在方而不爲方之易寄根而不爲根之移故能顛倒上下反覆見聞指地爲天

指天爲地以耳見色以眼聞聲無爲不可也

示觀宗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半偈者乃我大雄氏雙林示滅時作也自古諸師解有種種有藏教生滅寂滅有通教生滅寂滅有別教生滅寂滅有圓教生滅寂滅藏教必以撥生滅之波取止水寂滅爲樂通教以卽波是水爲樂別教以波可會水水還成波不波不水爲樂圓教以一波無水不波一水無波不水以不波不水無往不波不水爲樂也者於此旣然舉一物會通萬法皆具四教之旨顧其人善通不善通善用不善用何如耳達觀道人則不然別有出身之路請有

緣者火速薦取如何是生滅滅已吾指解伸如何是寂滅爲樂吾指解屈伸兮屈兮卽吾指兮離吾指兮非卽非離兮是卽是離兮眼中有筋骨裏有骨快性男子向此咬嚼得破則三世諸佛與此人作奴兒婢子去歷代祖師爲此人爲牛爲馬去若咬嚼不破正好向達觀栗榔棒下討分曉去珍重珍重

示知忍

此身本是血肉筋骨及洩唾津液煖氣動轉之風攢湊假合便有此相若能將此相識得破了便得真身真身之好不生不死清淨乾潔不同肉身有生有死有病有苦有勤有懶種種之苦都是此不淨血肉之

身所招來常當行住坐臥諦觀審察身內五臟之上
五臟之下五臟之中一一逐臟推尋肝在何處肺在
何處腸在何處肚在何處腸中所藏何物肚中所藏
何物著實看得分明想得明白了又當觀察從足至
膝是幾節骨從膝至上又幾節骨從胸前至頭頂上
種種觀察何者爲胸膈何者爲咽喉何者爲頭頭中
又有何物觀來觀去察上察下一一如看掌文如鏡
照面了了分明自然衆苦漸息執著漸消此皆觀身
妙觀也故曰觀身厭有形也此身是箇苦種癡人執
著智者實厭諦信諦信不可忽不可忽若忽了不依

我作工夫用力觀察現在諸病相尋死去人身難得
至祝至祝上來都是觀身觀不是觀心觀若說觀心
觀之功德比之觀身觀其功德勝萬倍現前晨朝起
來管種種事忙忙不得停歇心中猶豫煩惱不知一
箇時辰起了幾番夜來夢中胡夢亂夢悲歡離合與
日裏一樣不差是故令人精神枯耗疲倦了也若能
識破此心從何處生查得他明白一切苦根拔斷無
疑最初觀起先觀此分別好惡之心夢想顛倒從境
生耶從自生耶若從境生我無知覺不生若從自生
境不觸我不生此心又以受蘊爲根因有受蘊便有

想蘊因有想蘊便有行蘊因有行蘊便有識蘊此名四蘊蘊者積聚義然此四蘊窮破了受蘊三蘊自然不生何爲受蘊領納前境曰受境有六種眼以色爲境耳以聲爲境鼻以香臭爲境舌以滋味爲境身以觸塵爲境意以五塵影子爲境故受有六受對六塵而言也窮破一受諸受遂消故曰以四大觀身卽得真身以四蘊觀心卽得真心真身無死生真心無好惡雖曰無好惡不同木石一向無知卽如明鏡物來自照好醜雖分本無照心能作此觀非但現在福壽安樂成佛成祖亦不難也我說不虛猛生信心我說

若虛我舌當爛汝不信心汝苦當受一切聖凡證明

此語可畏可畏

示某居士

夫殺盜淫妄飲酒食肉之習初無自性以無自性不能自覺要待逢緣始覺無性一覺無性則能履憎愛之場觸生死之境此覺不昧如定風珠一投大海波浪漸停所謂五習不遠而復凡爲佛子者初心受戒貴先知此知此則名性戒不知則名事戒性之與事若冰水本無異同融則名水凝則名冰是故先知性戒則一切事戒無事而非性卽如知冰爲水則無冰而非水耳智潭智潭汝發此心誠爲希有此點初心

如初三之月終至圓滿雖然如是智潭若未知性戒且守事戒事戒積久熏灸覺性終有開悟之日事戒者有根本事戒沙彌事戒比丘事戒智潭汝當先受根本五戒培後戒之基根本五戒者一不殺生云云

授智潭戒

初春正光居士送爆竹供養三寶因着淨人試火者三一皆響如破熱之雷忽憶佛令羅喉羅擊鐘鐘則有聲不擊則無聲此蓋常情之所計也若以眼聽之則擊時未嘗有聲不擊時未嘗無聲例爆竹放與不放聲與不聲俱兩頭語耳如坐斷兩頭中間亦安

可得目前大衆以此聽爆竹之聲則此聲卽達觀老漢廣長舌相也雖然可與知言者道不知言者管取

未夢見在

燒爆竹示衆

若睡了不作夢時果乃無我則主出入息者阿誰若謂有我我在何處不解作夢卒然不知下落痛當屏息萬緣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討箇下落方好商畧此事如若乘興而來興盡而去欲以有思惟心卜度世事縱有一知半解總是以網張風徒勞無獲道人念公遠來且見懷有日所以不敢忽公好心特俟人靜身自問公公當念老病不與人期時光不可把玩得

功名時不異夢中簪花失功名時不異夢中所簪之花爲風雨摧謝慨花易謝而醒醒後逆思夢中簪花夢中花謝及至覺來簪者誰乎謝者誰乎醒來知簪知謝者又誰乎以至推未有我時我忽何來既有我時我不能轉物終被物轉畢竟病根在什麼處若檢得病根出簪花也好花謝也好開眼妄想也好合眼做夢也好不做夢也好見道人也好不見道人也好贊道人也好謗道人也好設檢不出儒也沒分老也沒分佛也沒分此是真實語如黑業濃覆便信不及若黑業輕見此語聞此語孰不感痛

示馬
新甫

千經萬論說離身心故覺有身心卽是無明不見有身心卽是大智慧噫無明智慧初非兩事但順情時身心現前情消時身心廓落身心現前生死煩惱不待而來身心不見涅槃菩提非求卽證

示懷
慈

生人之大累莫過乎身心所以聖人先治自己身心之後然後開物成務辟如甕外運甕不惟一甕可運雖百千萬甕可以命人運之有餘力矣何煩自運哉衆人異此辟如身困甕中而欲運甕雖一甕決難運之況多甕哉又治身治心先務窮身心之始終然後能治之如不窮其始終而妄治之終不能也然身粗

而易窮心精而難窮故先窮其易者作離身之觀稍
稍成熟然後窮其精者則心亦不難窮矣身者何義
身以聚爲義心者何義心以附麗爲義故曰離者麗
也由是而觀先須聚五行四大身然後成境未當前
則心不能獨立必境有以觸然後心有以附麗毘舍
浮沸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與夫
聚而後有身附麗而後有心若合符契但衆人不以
文字語言會其妙反被文字語言障礙所以通者成
塞塞者不能通也如善會之何塞非通何通非妙智
燈來前吾語汝汝當精窮身心始終之所以然所以

然得則治身治心皆屈無名之指也但患不肯屈苟
肯屈之孰不能乎智燈勉之自今而後凡遇榮辱風
波牢把柁柄堅然自持莫爲前境所轉則身存而無
死生之累心有而無好惡之偏慎之體之則千萬甕
可運也示智燈

饑火所燒可以食救欲火所燒難以色拔良以食飽
則不饑色無飽理故也此兩者雖難易不同然皆同
出於愚癡故曰愚癡不破飽復還饑欲終難飽由是
而觀一切罪業必以愚癡爲母一切福慧皆出於自
心明了明了自心又以般若爲母今有人于此視母

爲路人自以爲不愚者得非愚癡中之倍人乎
有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者有心無
心之別也故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慷慨非有
心乎從容非近無心乎仲尼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
之說夫禍福莫烈於死生如知其說則禍福乃細故
耳何謂原始知生之所以然也何謂要終知死之所
以然也知生之所以然則生何所忻知死之所以然
則死何所戚雖然衆人之情有我而昧昧以性成堅
逾須彌苟不得其道破其堅執亦未易也予讀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至如來問須菩提曰若善男子善女

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
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予不覺置卷執淚橫流夫
何故慙我自無始以來堅執一合相計爲實有勞彼
至人婆心委曲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開我迷雲奪
我執恡不異殘冰蕩漾於春海片雪飛觸於紅爐此
恩此德深大難酬我旣知一合置於三千大千世界
之中有若無也况世界亦可碎乎如來言世界微塵
所成卽仲尼原始也言世界可碎卽仲尼要終也以
黑白之徒習儒不閑儒習佛不嫻佛致不遑會通焉
嗚呼惜哉夫千金璧可碎破釜不能不失聲情也知

大千可碎微塵可合而成世界理也情則有我而昧
理則無我而靈老人願聖香自今而去痛以無我而
靈者爲前茅庶不負如來聖人深慈慨切聖香痛勉
之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爲之則罪大功微何
哉良以無知爲惡雖有丘山之罪而君子察其無知
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爲善則有執有
執則有邊際唯無心者爲善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
觀有心爲善尚不可况有心爲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爻亦未始
無心也老亦不敢爲天下先而不敢者寧非有心乎
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
人不唯有心有過卽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
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夫梧葉落而知秋葭灰動而知春梧葉葭灰非可見
者乎春與秋非不可見者乎然微可見之物則不可
見者終不見之矣苟聖人不以可見之情見不可見
之性則性終不可見也夫性不可見則我固有之全
失固有之全失則我欲立於大全之中而運其末亦
終不可得而易之道亦幾乎息矣易息而謂天地萬

物存則天地萬物皆易外有也雖至愚不信予以是知性有性之體性有性之用性有性之相何謂體用所從出也何謂用相所從出也何謂相昭然而可接者也如善惡苦樂之情此相也苦樂之情未接靈然而不昧者此用也外相與用而昭然與靈然者皆無所自矣此體也昔人以性無善惡情有善惡殊不知性無性而具善惡之用用無性而著善惡之相若赤子墮井而不忍之心生此善之情也此情將生未生之間非吉凶有無可能彷彿者乃不知其爲心而遂認心以爲性所以性命之學於是乎晦而不明也卽

易之卦爻有謂卦寓性爻寓情此亦認心爲性者也夫卦六十有四而吉凶之情具而未著也具故非無也未著故非有也非無故則不可謂之性非有故則不可謂之情旣不可謂之性與情謂之心非乎故六十四卦心之所寓也三百八十四爻情之唐肆也故內外之情吉凶之機雖錯變無常然不出乎卦之內外交之奇偶也內近親外近疎吉近善凶近惡親疎具而無我心也善惡具而有狀情也夫心與情易之道窮於是矣而心之前有所謂性者則非卦爻所能彷彿者也然離卦爻而求之則又離波求水也然如

之何日非予所知也知之者非知之者也是何故良以性不知性如眼不見眼故也

宗教雖分派然不越乎佛語與佛心傳佛心者謂之宗主傳佛語者謂之教主若傳佛心有背佛語非真宗也若傳佛語不明佛心非真教也故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

知身可愛之知知身不可得之知前知因身可得而立後知因身不可得而立前知如前步後知如後步前步若不起後步安得移前步續後步步似不斷前知續後知知知似不滅初心作觀者此知不可忽

痛究知知源源得知自歇知歇照萬物不勞無不徹只此不勞者亦名般若德此德常現前逆順湯潑雪入死併出生自在不思議此後未及言能到終自知舌板搖脚跟無上法輪轉顧生寶而藏之俟汝受用得來方可示物示聖堅

男子家不知自重自大則靡所不至矣不自重則物重而身輕不自大則物大而我小重者大者我則蔑有輕者小者却受不辭夫至重至大者無擇老幼賢愚誰不具足特以微名小利浮榮輕爵賺誤了也人本來心光照窮三際示馬子善

解等火觀等薪薪無火而不化火無薪而不傳是以
大心凡夫卽熱惱心頓開圓解之火卽生滅之心漸
副解火如凡夫初入信乃至十信生滅功完始登初
住辦不生滅行至八住始得無功用行斯意味久他
種安知

生鐵男兒欲究明此事無擇智愚但辦肯心直下卽
得意當昧爽之際交生滅之時頭面忽呈動睛已失
故曰彩雲影裡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
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

心光本湛妙物無累橫生知見失彼精明是以眼識

黏色耳識黏聲鼻識黏香舌識黏味身識黏觸意識
黏法奔境流逸竟各忘返殊不知五識一覺唯六熾
知六若不熾彼覺何咎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
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故全覺斯缺
能悟潛起痛於境緣逆順之際是非榮辱之場歷然
挺然觀一切得失如雲觸石如風過樹了無窒礙始
不負爲男子漢出家標格設負之生不若死也全其
體之則缺者全矣缺者全卽屙屎放溺皆佛事也寧
獨拈香撥火爲佛事哉 示全禪人

韓信白起今昔孰不以大將稱之然但能戰人不能

戰已戰人易耳戰已實難戰人如以手捉物戰已如以眼觀眼想此等境界如何下得手想久得入一旦十八界魔兵蕩除五蘊巢踢翻一安永安長劫作個無事人去如此豪傑將韓白較之奚啻醯鷄之匹大鵬也本白本白精進度日十八界未空五蘊濃厚膏盲之疾未瘳死生之夢未醒敢因循而偷活哉示狄明叔男子立志必操從苦起業就艱難鳩毒浮華驪珠澹泊歷風霜而不變累歲月而恒新擴襟抱於愛憎之關蓄精神於榮落之際尊知而履韜壁而光尚友千古之先定理一心之內崑崙可拔拳石難傾汝果能

之不負此晤若夫蔽日月之光於覆盆之下窮風雲之思於閨閣之間而能揚音於丹桂之叢奮翮於黃埃之上安可得哉示于潤甫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乎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譬如醉夫臥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此泥淖非可臥之所也醉者瞪目而怒曰我生平不解飲

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不醉者而與之言哉

教理行果此四者乃黑白凡夫之模範也如黑白凡夫不以四者爲模範未有不遭邪小所網者邪則外道是小則二乘是教乃圓教理乃圓理行乃圓行果乃圓果如四韋陀五明典籍是外道教如阿含等教是二乘教如華嚴法華圓覺楞嚴等教是終教頓教圓教是故於邪小發心是邪小種子於圓教發心是成佛種子又佛性有三有緣因佛性有了因佛性有正因佛性正因佛性我雖固有必待了因佛性開之

了因雖能開正因佛性又必待緣因佛性熏發之夫緣因佛性者非他物也卽圓教所詮之理此圓理在凡夫分上謂之無明如以圓教理火熏發之則此無明以理火能熏炙之力而凡夫無明於不知不覺之中轉而爲無塵智謂之了因佛性無塵智真積功終謂之金剛無礙智金剛無礙智謂之如理智非如量智也以如量智能開物成務接引初機以如理智非理外之智智本無功非智外之理契而無能故智與理理如春水智如遊魚水無養魚之矜魚無樂水之趣魚水相忘而養而遊自然與萬物共也初心凡夫

如金銀銅鐵教理行果如大冶洪爐金銀銅鐵融而
化之倘不假模範欲其成佛祖聖賢之像終不可得
也故教必有師開理則圓理圓則行不偏行不偏必
正果大備然華嚴文富法華幽邃楞嚴微密圓覺簡
備此四法寶當各寫一闍澡身漱口置闍佛菩薩像
前嚴整衣冠至心禱祝弟子某如往昔親近佛菩薩
因緣何經因緣熟信手拈之拈得何闍卽闍得經盡
形壽受持不敢懈怠如受持經後佛知見稍開決不
敢獨善一已誓必如一燈之明傳千萬明千萬明傳
之於無盡此初心凡夫依教理行果之模範如鼻祖

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教理行果之窠臼早被
這缺齒老胡踢翻了也且問雷雨居士教理行果窠
臼旣被老胡踢翻了也雷雨於尋常日用之際又將
誰家窩臼棲泊宋別駕朱炎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
身死後心在何處江反問曰此身未死心在何處炎
猛然有省呈偈曰四大不須身後覺六根還向用時
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嘿中江首肯之雷
雨於吳門天池山初晤時亦首問雷雨日用能分別
心畢竟在何處屢問屢拶雷雨竟無有答詰朝遂別
於天池只今天池風月依舊而問拶話頭不知得依

舊否如得依舊豈有真積力久而疑團不迸破者哉
又雷雨二次書來有王制臺求開示之囑制臺於理
水未深不便裁書請益雖然書雖未裁而制臺菩提
之心早發於語言文字之先矣此語言文字之先之
心卽鼻祖東來直指之心也如於此能直下信而不
疑用處廓達則天地萬物皆在制臺掌握之中何況
西蜀一省不霑制臺沛然之法利乎宋朱炎呈偈後
不久立化於多人之中啟無量黑白信心雷雨居士
能不忘吳門天池風月則峨嵋風月又豈在天池之
上哉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達觀則曰若

人識得心心外無風月修山主曰風動心搖樹雲生
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暗却本來人達觀又曰修山主
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達觀但見鑿頭方不見錐
頭利敢問王制臺與城都使君且道修山主與達觀
孰雌孰雄若辨得出則教理行果窩曰不踢翻也不
妨倘辨不出卽踢翻教理行果窩曰管取此身直得
無棲泊處偈曰峨嵋風月與天池幾處歡歌幾處悲
心外了知無別法境緣逆順盡吾師寄示雷雨居士
兼轉王制臺
偶與宇泰言及禪門宗綱因舉機不味終始如王太
傅勘朗上座又如僧問青林轉轉接拍冷然恰好朗

公不得明昭謙代轉不免機昧終始去也其臨機之際
際賓主酬酢如兩鏡交光瀰滿清淨中不容他如涉
一毫擬議卽片雲點太清矣這箇境界不可作人我
會不可作有心無心會觸着卽應豈念慮可及靈然
接拍豈木女同倫此非見地乾淨保任圓熟權衡在
手殺活自由的漢子管取張良智巧淮陰作略直得
鄉關萬里把柄已在別人手裏殺活憑他脚跟波波
地隨人轉去如此之流近來覓一箇半箇尚不可得
何況真沒力量漢愈加愁人且道如何得懽喜去蕭
蕭夜雨蒙頭坐淚洒春風不盡哀漫山徧野野狐精

到處逢人瞎眼睛實法與人誠漏逗無規說法轉悲

零晏坐示
仲來

迦葉菩薩問佛云一切衆生見妍是妍見醜是醜諸
佛亦見妍醜了然不昧如何衆生卽是妄想諸佛便
不是妄想佛告迦葉云一切諸佛但有世流布想於
中不生執着一切衆生於流布想中妄生執着所以
被妍醜轉却諸佛如鏡照物影像交羅有何妨礙此
是教中精粕衲僧門下卽不然驢胎馬腹教誰去不
是觀音卽普賢信得及入地獄有分信不及入魔隊
有分若要兩家坐斷做箇出脫漢子去朝朝夜夜

夜朝朝將此身心着何處行藏曾不離刀山示仲來

世間有兩種親眷一種濃厚滋養道種一種濃厚增長惡習若是有智慧人惡習親眷亦滋養得道種如力量不甚大必須生處要熟熟處要生這裡見不真行不力干生萬劫受他累墜卽如女色一端父母婚配本欲紹祖先血脉名教良規世間豈可少得有等人兒女既有淫慾不斷藉此爲樂迷戀沒世終無醒日堂堂男子被這臭濁孔斷送一生一慾迷心萬理斯蔽子本從父母生一聽婦女之言父母之言永不入耳君臣分上往往有犯此過兄弟朋友不言可知

色慾迷人如此惡毒傾覆大倫不惟增長惡習纏綿靈識何日得脫古德有言寧近毒蛇莫親女色毒蛇害人不過此身女色繫縛塵沙劫波尚難解脫惟有法屬之親轉多轉益滋養道種終當得果明師良友不言世務但究真宗以般若靈津迭相澆灌耳根薰蒸了因正因漸着孜孜永久一念相應大事了畢生死高超塵網頓脫如華鱗入海永無羅網之患法友眷屬利益如此世人不以爲重生死眷屬受害如此世人皆以爲重如真學道人於此不可不具眼不可不知好惡若不知好惡不是地獄種子定是魔家眷

屬如此等流夢見猶驚况聚首促膝而論道哉仲來
此理亦當謹慎自己無過亦可將此化人較之粧佛
造殿濟貧拔苦功德愈多何者法屬興隆正教得行
正教得行魔風殄息菩提種子徧塵彌剎如春回大
地百物遂生當來成佛眷屬叅隨弘大法化必今日
培植者噫用力少而收功多丈夫不可不取示仲
聖人本無常心衆生本無常習是以虬蛇蝮蝎無非
大士之分身菩薩如來無非衆生之本色聖人若有
常心何殊木石衆生若有常習則佛祖永無相續是
故觀音神頭鬼臉凡形聖容百千方便泛用隨宜一

一皆菩薩悲田所出譬夫片月在空影臨萬水豈思
量分別可測哉悟此則菩薩隨處出現矣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善知識
提攜如援髮髻子相似須自家盡命掙着不然是自
要沈沒千佛出世也難救取示衆

我聞如來三十二相凡一一福皆自受用惟白毫相
光此福不受慈惠兒孫享用無盡是故檀越滴水根
線臨當受時觀此白毫圓照法界無論聖凡影現光
中由是施者及其受者俱現光內了無能所三輪體
空不昧物我如是作觀一切有爲皆成無爲受白衲禮佛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往往不得佛心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血氣之屬皆本有之豈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哉若必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則世人日用境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熾然而分別不歇者此又何心哉此卽平常心也但衆生不善用之而現三毒奇險之心也如善用之則衆生三毒奇險之心卽是諸佛平常之心也雖然衆生奇險習熟脫聞平常心是道之說自然承當不下蓋其平常習生故也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寶几珍御之風鼓吹而化其下劣之心則荷擔之心

生矣此一心生又追惟往時下劣之心鄙而惡之於平常心則生大驚異以爲聞所未聞得所未得故沒量大人知其如此復以鯨奴白牯之風鼓吹而化其驚異之心至此則聖凡情盡平常心開開而用之謂之大機機之爲言蓋取照不昧用用不昧照耳夫照不昧用則謂之真照用不昧照則謂之大用故臨濟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用了急須磨者變而不窮之謂也

一微涉動則吉凶橫生能洞照微先則禍福爆落但

衆生迷染成性卒難回機機苟能回習染漸釋如習染終不能解則過現諸佛又從何來過現聖人得道有據則習染雖久必有除因知有除因而甘隨習染者此一種人自有閻羅老子不放過渠在不勞旁人代渠擔憂蓋此一微不出四運故以四運觀之微本不有何况有動何謂四運未微欲微正微微已是也一微若實有者豈假四運而名微哉雖然四運觀微微實不有則涉動之時於可意境便覺懽悅於不可意境便不耐煩此懽喜與不耐煩果體四運而觀有此兩者果不能觀有此兩者如果體而觀有此兩者

是兩者習熟此觀習生故也如此觀力强兩者力弱則得力不得力觀者自知勝負故曰解不難而行難行不難而克終難克終不難而忘又難故惟忘而能用者則觸途成觀矣又道前道中道後有兩順一逆真妄工夫不可不知者何謂妄順清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是何謂妙順泝而上之緣情復性是何謂逆性復而悲同體駕慈航而拯濟萬有是此兩順一逆東方出聖人西方出聖人上古出聖人現在出聖人倘蔑視而不信者皆天魔外道非聖人也夫業未嘗不真心亦未嘗不真業之真卽心之真心

之真卽業之真真外無業與心心業之外亦無有真
卽此觀之一切衆生於顛倒七趣之中本皆現證者
也以衆生日用而不知於現證中橫生分別故現證
者日用而不知也殊不知於日用不知之中實未嘗
不現證者矣如心不知身則身本法身身不知心心
卽本智法身如鏡本智如光光依鏡有光還照鏡本
無所能何事非真今有人謂心不知業則業無待業
不知心則心亦無待便謂罪福皆空我不可得殊不
知罪福皆空待罪福未空者之影耳我不可得亦待
我必可得之影耳是皆嗜欲情熟研真理生說時似

悟對境還迷者也如法華之妙法法卽一切萬法妙
卽了達萬法之外初無別真故曰借婆衫子拜婆年
又曰妄想無性將甚知業業亦無性將甚知心心不
知業能存而無我業不知心所存而本虛無我而虛
所能不昧知而能行日用無生知而不能行日用愛
憎日用無生陰陽雖巧不得加陶鑄之功於我矣日
用愛憎根境雖無性則無往而不搖我精精搖則六
合六合則一失一失則頭迷頭迷則心粗故曰心粗
亂撞頭又仲尼心不死日用自然活顏回心死活不
得故便不能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蓋回日用之際回必知民民亦知回以兩相知故能
所橫生活者死矣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
在我中

我乃生於可欲故有欲者不能不生生既生矣不能
不死天下有欲長生者端以生爲福死爲禍故曰禍
福莫烈於死生蓋不知功德天與黑暗女我能一心
不生彼將不待遣而俱逃矣然後同天下吉凶而吉
凶莫能累也如是者謂之正因反是者謂之邪因又
橫計心外有法不能會萬物歸已謂之外道以此觀
之外心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如生生滅滅動動靜靜

通通塞塞恬恬變變離離合合暗暗明明本一精明
映彼六者流而不返近取諸心則爲生滅遠取諸物
則爲明暗晝夜古今寒暑之多也而天機深者悟一
塵泝而上之則餘黏齊拔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
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此指眼根脫黏而
入也至於意根則緣知因法無法無知不法自知則
諸滅相永不能惑嗚呼使貪長生者洞悟此旨則痛
悔向之所爲首越而之燕也

百尺竿頭踏大木而驚悸大地之上履寸板而坦然
此何故哉竿本不虛地本不實一切衆生於無虛實

中橫計虛實故

皮毬子曰有一事則有一義義宜也如地宜堅水宜濕火宜執風宜動如堅者濕濕者熱熱者動則非義矣理則不然堅可以爲濕濕可以爲執執可以爲動動復可以爲執執爲濕濕爲堅蓋宜者可以不宜不宜者可以宜譬如輪之始終豈果有端哉故地水火風又名曰四輪然輪雖不可以始終窮外鐵則輪何所有義理辯

夢悟醒迷聖凡途隔究其所自不過未達本源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卽此而觀情未忘時不必以情忘情何以故情終不忘故如一達本情不待忘而自忘矣如體未合亦不必求合何謂體合無思契同也若然者知心卽達本達本卽知心明矣是故達本知心之人雖同衆人紛然於夢境然其達境無性知心無外愈夢而愈覺一旦夢緣爆斷覺影亦空故不同於醒迷之曹如本未達心未知雖其人忠信廉潔如伯夷叔齊其情執堅固過於須彌之難破也此難破之執謂之一合相此一合相是一切衆生之痛瘡疤雖父母妻子稍觸其疤則無明之發烈如猛焰况他人乎聖人知此相之難破以爲須彌雖則堅固勝一

切然以三千大千世界較之則須彌又太倉稊米耳
故聖人一碎三千大千世界以爲微塵使衆生知三
千大千世界堅固於須彌者尚可碎而爲微塵衆况
我叢爾之軀塊然之相豈能久留而不可壞哉且此
世界不能自有其體必合微塵衆而成微塵衆亦無
自體必碎世界而有故以世界觀微塵衆則微塵衆
不可得以微塵衆觀世界則世界不可得世界與微
塵衆既互觀而不可得則一切聖凡依正二報且道
畢竟安着何處偈曰兔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爲雨更
爲風臨機縱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